

西方海權的創始與文化特質

The Genesis and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Western Seapower

林文隆 (Laurence Lin)

海軍指揮參謀學院外聘兼任副教授

賴璽互 (Hsi-Hu Lai)

國防大學海軍指揮參謀學院中校教官

摘 要

西方海權源自希臘邁錫尼文明，因地理多山、崎嶇破碎，邁錫尼人養成尚武好戰天性，展現追求武力同化、與霸權統合的文化特性。邁錫尼文明藉永不滿足的殖民擴張，在地中海周邊建立數以千計的城邦國家；孕育以武服人、遂行掠奪與控制、追求霸權統合的海權文化。最終，羅馬帝國完成吞併所有城邦國家的天命，侵略其他民族，締造羅馬治世。此時期西方海權文化特質包括：殖民擴張的天命觀、現實主義的支配觀、為強必霸的歷史觀、二元對立的宿命觀、海洋戰略的兩面觀、決定勝負的制海觀、帝國霸權的互融觀、追求治世的統合觀。這些特質凸顯出西方海權係以殖民擴張為天命、以侵略征服為本務、以掠奪控制為本質，為爾後海權理論發展奠定實證根基。

關鍵詞：邁錫尼、城邦國家、霸權戰爭、海洋戰略、制海

Abstract

Western seapower originated from the Mycenaean civilization. Because of the Greek mountainous and fragmented topography, the Mycenaean people were violent and bellicose by nature; they demonstrated a strong propensity for violent assimilation and hegemonic integration. With insatiable colonial expansions, the Mycenaean civilization established thousands of city-states around the Mediterranean Sea in over a millennium and developed a culture of despotic seapower which committed to dominating others by force, continuing plunder and control, and pursuing hegemonic integration. Eventually, the Roman Empire rose to fulfill the manifest destiny of annexing all other city-states, invaded other peoples, and ultimately created Pax Romania. The cultural characters of the despotic seapower cultivated during the Mediterranean age are as follows: A seapower was supposed to bear the manifest destiny of colonial expansion, accept the dominance of realism, realize the historical lessons of supremacy by hegemony, follow the destiny of binary opposition, devise a maritime strategy both military-wise and economy-wise, assure sea control for final victory in battles, prepare for the fusion between empire and hegemony, and commit to pursuing a period of Pax~by hegemonic integration. These characters as a whole highlighted that original Western seapower

took colonial expansion as its manifest destiny, invasion and conquest as its primary missions, and plunder and control as its core natures, which provided empirical founda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s of seapower theories of the western world in the following age.

Keywords: Mycenaean, City-States, Hegemonic Wars, Maritime Strategy, Sea Control

壹、前言

當今世界體系植基於全球化，而全球化植基於貨櫃與當代航運業的發展。¹由於全球貿易95%倚賴航運，²航運是海權的一環，使海權成為全球化的心臟。³事實上，有限全球化—比如絲路—已經存在數世紀之久；真正全球化發生於19世紀後半葉的數十年間。⁴更確切地說，自兩次鴉片戰爭(1839~1860年)後，西方文明憑藉霸道海權，迫使中國放棄禁海政策、開放門戶；隨後數十年間，更剝奪中國周邊藩屬國、摧毀東亞的朝貢體系，才達成實質的全球化。當今全球化完全以西方文明的海權為根基。

西方文明大致分為地中海時期（西元前1200到5世紀末）、西歐時期（5世紀末到19世紀初）及北大西洋時期（19世紀初迄今）。探討西方文明的海權發展，多從哥倫布的航海大發現時代開始，或以當代海權理論奠基者馬漢(Alfred Mahan)的經典名著《海權對歷史的影響》(*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為起點，文獻汗牛充棟，但探討西方文明初期海權文化發展的文獻，卻極為少見。然西方文明係以希臘文明為開端，與西方海權文化兩者息息相關，密不可

分，故本文將從西方文明的源頭—地中海時期的希臘與羅馬時代，探討西方海權文化的起源與發展。具體研究目的包括：爬梳地中海時期的歷史發展脈絡，探討霸道海權文化的緣起及內涵為何？希臘、羅馬時代的國際鬥爭與競合，是否體現海權文化的內涵與演化？以及西方海權文化的特質與影響為何？本文期望藉由探討地中海文明的海權文化發展，釐清西方海權文化的起源與傳承關係。

貳、邁錫尼文明的海權文化緣起

西方文明起源於希臘，希臘文明起源於愛琴海；愛琴海文明則包含發源於克里特(Crete)島的米諾斯(Minos，或稱米諾安，Minoan)文明(2700~1400BC)，及發源於希臘南方伯羅奔尼撒(Peloponnesus)半島的邁錫尼（或稱美錫尼，Mycenaean）文明(2000~1100BC)。

一、愛好和平的米諾斯文明

克里特島是希臘最大島，位於歐洲的希臘、西亞的波斯及非洲的埃及文明交會之處。克里特島吸收了埃及和西亞兩大古文明的成就，隨其地理特徵發展出獨有的特點。儘管該島乃山地地形，但可耕地約40%。島上有5、6座約1950BC前後所建、以巨石砌成

1 Geoffrey Till, *Seapower a Guide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London: Routledge, 2 ed. 2009), p. xiv.

2 Ibid, p. 26.

3 Ibid, p. 6.

4 Robert O. Keohane, "Governance in a Partically Globalized World," Chapter 1, in Lisa Martin, ed., *Global Governance* (Burlington: Ashgate, 2008), p. 1.

的巍峨宮殿（神廟），座落不同山頂，分屬獨立的王國，克里特文明以此著稱。⁵ 克里特人發明線形文字，被公認為歐洲最早的文明。

該島中部的諾薩斯(Knossos)王國，約2000BC建立島上第一座宮殿，最為雄偉廣大，主人翁是該國最偉大的國王—米諾斯(Minos)國王。諾薩斯宮殿有四層樓，外有高聳圍牆及樑柱，內部建築構造錯綜複雜宛如迷宮，大廳寬敞華麗，牆面有炫麗多彩的壁畫；另有可供執政者辦公、主持祭祀大典、儲存財物、起居生活、議事功能的各種廳室，迴廊擺設精美的雕塑，展現出高超的建築設計智慧與精湛的工藝美術水準。⁶

諾薩斯王國佔據地勢較為低緩平坦的丘陵與平原，可耕地較多，地理優勢促成民富國強，居於支配地位。其他王國的宮殿建立較晚也較小，都仿效諾薩斯宮殿，因此克里特文明又統稱為米諾斯文明。但諾薩斯王國並未恃強凌弱、吞併島上其他小國。島上並無防範鄰國侵略的城牆，僅在通往農村的沿路上設有瞭望台，島上非常安定和平，顯示米諾斯文明愛好和平的特質。據傳米諾斯國王是第一個建立海軍的人，他開創並訓練強大艦隊，防範外來侵略，稱霸愛琴海；以海軍鎮壓海盜、派殖民團驅逐海盜，改進海上交通，幫助沿海人民安居並獲得財富。⁷ 考古

、地質及文化證據顯示，克里特島的聖多里尼(Santorini)火山於1620BC左右大爆發，引發地震與海嘯，導致米諾斯文明的衰亡。

二、尚武好戰的邁錫尼文明

2000BC前後，印歐語族民大規模遷到愛琴海地區，且持續好幾代，漸次在希臘本土鞏固地位，變成希臘人的祖先，統稱邁錫尼人。希臘半島中央山脈由北向南縱貫綿延、山勢陡峭，山地面積佔比達80%，中部山區平均海拔約2,650公尺；三面臨海，山中溪谷上下游落差極大，切割地理以致崎嶇破碎，因此居民分散、部落/部族林立。可耕地面積僅佔28%，明顯不足。雖然邁錫尼人都說希臘語且信仰相同神祇，但因地理崎嶇破碎，耕地不足，部落/部族為求生存而彼此衝突不斷。邁錫尼墳墓的考古文獻指出，他們崇尚暴力、生性好戰，以此形成複雜的社會階級與達成同化作用，展現出追求霸權統合的文化特性。整個邁錫尼文明世界，瀰漫尚武文化；個人榮譽、滔滔雄辯、好勇鬥狠，在在相互強化這種尚武文化外在表徵。⁸

希臘的神殿、服飾、壁畫及紀錄經濟交易的線形文字等，顯然承襲自米諾斯文明；邁錫尼人將米諾斯文明與本身既有文明融合，以邁錫尼為中心，稱邁錫尼文明。但邁錫尼人有別於米諾斯人，乃邁錫尼人天性

5 光復書局編輯部，《希臘與羅馬的盛衰》（臺北：光復書局，2002年），頁16-17；大衛·阿布拉菲雅(David Abulafia)著，宋偉航譯，《偉大的海：地中海世界人文史》(The Great Sea: A Human History of The Mediterranean)（新北市：遠足文化，2017年），頁50-52。本書原文叢書總編係Rodolfo Mosca參與合作編書的教授、學者、專家計有Antonio Belli等共22位，全叢書共十卷，本書為第二卷。

6 M.H. Wiener, "The Isles of Crete? The Minoan Thalassocracy Revisited," *The Thera Foundation*, <<http://www.malcolmwiener.net/wp-content/uploads/2020/01/Isles-of-Crete.pdf>>（檢索日期：2020年1月2日）

7 光復書局編輯部，《希臘與羅馬的盛衰》，頁16-17；Thucydides, Donald Lateiner (Introduction), *The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trans. Richard Crawley (UK: Barnes & Noble, 2006), pp. 5, 7.

8 參閱以下論文摘要Katherine M. Harrell, *Mycenaean Ways of War: The Past, Politics, and Personhood* (Broomhall: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2009).

好戰，且善於建造防禦工事。⁹ 2000BC，邁錫尼人發展成富裕繁榮的城市，甚至出現進步文明的戰士社會。¹⁰ 克里特島火山爆發重創米諾斯文明之後，邁錫尼人的君王墓地(1600BC)，發現大量來自克里特島的精緻金屬加工品及鑲有金銀的青銅劍；由大量外來寶物及工藝品，推斷大規模海盜行動為邁錫尼人的主要活動之一。¹¹

1500BC前後，邁錫尼文明達於巔峰，邁錫尼的歷代君主，皆以壯觀的豎式墳墓(shaft tomb)來炫耀其權力和聲威。¹² 這些壯觀的王墓，以及後來雄偉的宮殿，其實是眾多邁錫尼部族以暴力鬥爭、收編舊有權力、鞏固自身權利，供自身部族獨攬解釋暴力、歷史與本土親合力等話語權的工具，自然成為爭取合法正統、與延伸霸權的象徵；甚至為生命共同體涵養社會認同、表彰意識型態、提供物質饗宴、統合社會組織、創造世界觀與作為靈魂永久歸處的多功能處所。¹³ 這意味霸權統合觀已經成為邁錫尼人的文明結晶。1450BC，有一邁錫尼人團體抵達克里特島，更在數十年間控制整個愛琴海；有學者認為，可能是尚武好戰的邁錫尼人，在1400BC前後，消滅克里特島上搖搖欲墜的米

諾斯文明。¹⁴

三、邁錫尼的城邦國家與殖民擴張

因希臘本土中央山脈縱貫綿延、山勢陡峭、三面臨海的地理特性，邁錫尼人在地勢較為平坦而富饒的海邊生活，生活與交通也依賴海洋。所謂依賴海洋，更確切地說，是指劫海奪地。希臘史學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 460~400BC)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一書中指出，許多希臘早期的邁錫尼人靠劫海奪地謀生；海盜是光榮的職業，海盜領袖是強而有力的頭目，既能滿足私利，又能扶助同族弱者；他們在海上劫掠，四處奪取有城牆保護的村鎮；部族為求生存發展，不斷相互劫掠，搶奪奴隸和財富；愈富饒地區，愈容易引來外族入侵，人口流動遷徙也更加頻繁，愈少有和平發展機會。1250BC發生於愛琴海東岸的特洛伊戰爭(Trojan War)，就是典型史例。¹⁵ 即使在修昔底德時代，較落後地區仍存在劫海奪地的習俗。¹⁶

克里特島的米諾斯國王鎮壓盜匪、驅逐海盜、改進海上交通，幫助邁錫尼人發展航海事業，在沿海定居，累積財富資本，並建立有城牆的新城市，作為通商和防衛鄰國侵

9 大衛·阿布拉菲雅(David Abulafia)，《偉大的海：地中海世界人文史》，頁62。

10 光復書局編輯部，《希臘與羅馬的盛衰》，頁19。

11 光復書局編輯部，《希臘與羅馬的盛衰》，頁19。

12 光復書局編輯部，《希臘與羅馬的盛衰》，頁19。

13 Katherine M. Harrell, "Mycenaean Ways of War: The Past, Politics, and Personhood" pp. 19, 170-172, 89, 90, 92, 94, 95, 201.

14 大衛·阿布拉菲雅(David Abulafia)，《偉大的海：地中海世界人文史》，頁59-62；光復書局編輯部，《希臘與羅馬的盛衰》，頁18。

15 Thucydides, Donald Lateiner (Introduction), *The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pp. 11-12. 被劫掠的受害者則成為奴隸，奴隸制度形成於西元前8世紀到西元5、6世紀之間，盛行於歐洲、北非與西亞等曾受希臘與羅馬殖民統治的地區。

16 Thucydides, Donald Lateiner (Introduction), *The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pp. 5-8.

略之用。雖說城市沿海而建，其實離海岸有一段距離，以防範橫行的海盜；沿海居民在城牆保護下積聚財富，圖利慾望普遍，弱者安於忍受強者統治，遷徙年代漸告終結，才有和平的定居生活，隨後進入殖民時代。¹⁷ 這種地理特性與民族特性的交互作用，發展出許多各自為陣、小國寡民的獨立國家，此即「城邦國家」（希臘文 *polis*, City-State）之始，原意即指強化的殖民地；這很適合希臘民族性與自然地形的政治體制。¹⁸ 充分說明邁錫尼文明由「部落發展到部族，氏族社會發展到國家」的過程。¹⁹

城邦國家建立後，主要依賴宗教與軍事來維持政權之穩固，成為城邦國家兩大特色。宗教方面：在神的庇護下，各部族聯合，如需建立更有效率的政治領導中心時，就在村落建立神殿並舉行祭祀，祈求神來保護此一新國家。²⁰ 城邦國家視劫海奪地為富有濃厚商業特色的殖民運動，他們依據商人和船員的情報，憑藉軍事優勢，恃強凌弱，掠奪奴隸、財富及能自給自足的肥沃新生地。殖民者出發前，必須到神殿請示，祭司根據來自全國各地的情報，給予有益的指示；尤其，他們是在死後被崇拜為神的「殖民市建設者」的領導下而啟程。²¹ 這意味著即遭佔領或劫奪的土地，乃是上蒼所應許給強悍殖民者的土地。軍事方面：希臘時代的

海軍，是各個海上強國勢力的來源，藉由侵略征服與擴張領土為國家取得收入，是帝國的基礎。²² 可見原本部落/部族的劫海奪地，到了城邦國家成立之後，變成官方以神為名、追求兼顧經貿利益與海軍征服的殖民擴張。城邦國家成立後，其殖民者又擔負繼承希臘文化的責任，繼續向外侵略征服與殖民擴張，另覓自給自足的新生地，在新生地上另建與原城邦沒有隸屬關係的新國家。²³

四、霸道海權文化的定性與擴散

無論是部落的劫海奪地或官方的殖民擴張，都已成為邁錫尼海權文化基因的印記。其具體內涵，包括以霸道為特質、以暴力為手段的侵略、征服、剝奪與奴役等，其最核心目的在於掠奪（土地、奴隸、資源等財富）與控制（通商、戰略要道）；職是之故，恃強凌弱，巧取豪奪，燒殺擄掠等等殘暴惡霸行為，對於將海盜視為光榮職業，以大規模海盜行動做為日常主要活動的邁錫尼人而言，實屬稀鬆平常、理所當然。歷史學家所謂的「邁錫尼貿易」，乃指早期希臘軍事頭目的政治勢力範圍內，人民所從事的貿易活動，範圍遍及地中海東西部。²⁴ 由於海權文化基因使然，「邁錫尼貿易」永無滿足，往往以侵略、殖民、擴張為最終結局。有學者認為，特洛伊戰爭可能因特洛伊控制達達尼爾(Dardanelles)海峽此一通商要道，嚴重威脅

17 Thucydides, Donald Lateiner (Introduction), *The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pp. 5, 6, 8, 11.

18 光復書局編輯部，《希臘與羅馬的盛衰》，頁12。

19 Thucydides, Donald Lateiner (Introduction), *The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pp. 5-9.

20 光復書局編輯部，《希臘與羅馬的盛衰》，頁24。

21 光復書局編輯部，《希臘與羅馬的盛衰》，頁26。

22 Thucydides, Donald Lateiner (Introduction), *The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pp. 14-15.

23 光復書局編輯部，《希臘與羅馬的盛衰》，頁26。

24 大衛·阿布拉菲雅(David Abulafia)，《偉大的海：地中海世界人文史》，頁63-65。

邁錫尼的對外貿易，最終招來滅亡之禍。²⁵

隨人口成長，地中海周邊普遍的殖民擴張、高度人口流動與積極進取的邁錫尼貿易，使得邁錫尼人從希臘半島南下向愛琴海、小亞細亞西岸和地中海，乃至於黑海周邊殖民擴張，數世紀之內，在周邊海域建立數以千計的城邦國家。²⁶ 小亞細亞（今土耳其）西岸安納多利亞(Anatolia)地區的開利阿(Caria)人及地中海東岸的腓尼基(Phoenicia)人，也都盛行劫海奪地的海盜。²⁷ 腓尼基文明由城邦國家所組成，其後裔經由殖民擴張將城邦國家的文化，傳播到地中海西岸，包括西班牙及北非，甚至於大西洋。

簡言之，城邦國家的歷史發展脈絡，孕育出尚武好戰、以武服人、尊崇強者、善於劫海奪地、侵略征服、永無饜足地追求殖民擴張、以掠奪財富與戰略控制為核心本質、遵循霸權統合觀的霸道海權文化基因。地中海成了人類史上第一個海上競技場，以及西方催化海洋戰略與制海觀的搖籃。接著將探討希臘時代及羅馬時代，眾多城邦國家之間的鬥爭與競合，是否反映霸道海權文化的內涵與演化。

參、希臘時代的戰史與海權觀

從古代以來，西方文化的發展係以地中海為起源，逐漸向歐陸發展；在西方歷史中

，地中海相關戰史一波希戰爭、伯羅奔尼撒戰爭與布匿克戰爭—對於西方海權的演化扮演創世紀的角色。誠如美國海軍上將史塔萊迪(James Stavridis)所言，歐洲、亞洲與非洲文明在地中海開始接觸，帶來交流與衝突，「人類的海上地緣政治旅途以地中海為真正開端」。²⁸ 本文從歷史脈絡探究地中海時期海權文化的發展，以及其對西方文明的影響。

一、波斯戰爭—異族的試煉

西亞的美索不達米亞平原位於兩河流域—底格里斯河與幼發拉底河，在約6000BC時孕育近東與歐洲地區的第一批農業社會，也孕育幾個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包括巴比倫文明在內。當希臘數以百計的城邦國家在地中海競相殖民擴張時，兩河流域的數支阿拉伯部族同樣忙於內鬥；626～539BC，新巴比倫帝國勝出，一統兩河流域及腓尼基地區。539BC，波斯人征服巴比倫；波斯王大流士一世(Darius I, 521-486BC)更四處征戰擴大版圖，約500BC建立了西起馬其頓、利比亞，東至印度河平原的波斯帝國。自然與同樣正在地中海擴張勢力的希臘發生衝突，於是發生歐洲史上的第一次東西會戰—波斯戰爭，或稱波希戰爭(490～449BC)。由於比較有信史可考，波斯戰爭也就成為西方戰爭藝術史的起點。

波斯王大流士一世志在併吞希臘，這

25 光復書局編輯部，《希臘與羅馬的盛衰》，頁20。

26 Editors of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City-State,"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https://www.britannica.com/topic/city-state>> (檢索日期：2020年1月2日)

27 Thucydides, Donald Lateiner (Introduction), *The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p. 7.

28 詹姆斯·史塔萊迪(Admiral James Stavridis)著，譚天譯，《海權爭霸：世界7大海洋的歷史與地緣政治，全球列強戰略布局與角力》(*Sea Power: The History and Geopolitics of the World's Oceans*) (新北市：聯經出版公司，2018)，頁158。美國海軍上將James Stavridis擔任過北約盟軍統帥，後出任塔夫茨大學福雷契法學與外交學院院長。

無疑是對希臘民族乃至西方文明生死存亡的重大考驗。強大的波斯外族入侵，促使希臘眾多的城邦國家暫時擱置彼此間的內鬥，團結一致對抗波斯帝國。波希戰爭自490BC馬拉松戰役拉開序幕，由希臘獲勝。雅典執政者第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深知馬拉松只是戰爭的開始而非結束，強烈提議雅典必須建造一支強大的愛琴海艦隊，否則終將敗亡。果然，波斯王大流士一世死後，其子澤爾士(Xerxes)繼位，在480BC率領30萬兵力、1,000艘戰艦再度來犯。²⁹

雖然波斯陸軍沿著愛琴海每戰皆捷，其海軍傍岸航行沿路提供整補，聯手打得希臘人節節後退，許多城邦接連失陷。雅典執政者第米斯托克利從德爾菲(Delphi)神殿獲得神諭，以「木牆(wooden wall)」拯救希臘民族。當雅典首府失陷後，所有雅典人民登上戰艦；雅典乃與斯巴達共同領導僅約400艘戰艦的希臘聯合艦隊，與波斯海軍進行海上殊死戰。³⁰希臘城邦國家基於海權文化基因，善於發掘有創意的制海戰略與發揚海上劫掠戰術機動能力。在戰略上，希臘聯合艦隊將優勢波斯海軍引入狹隘的薩拉米斯(Salamis)海灣，藉狹隘的海灣地形箝制敵軍，使其無從發揮兵力優勢；在戰術上，希臘聯合艦隊好整以暇、嚴陣以待，趁敵軍忙於集結整隊無從發揮攻勢之際，猝然發動攻擊、掌握機動優勢、殺敵軍措手不及，達成幾乎全殲

對手的戰果。希臘聯合艦隊戰略及戰術的成功，使其大獲全勝，從此掌控制海權。希臘聯軍藉由掌控制海權，沿愛琴海岸逐步收復失土，終於獲得完全勝利。毫無疑問，希臘對波斯的戰爭，決定最後勝負的關鍵是海軍；更重要的是，異族波斯人的入侵，進一步強化海權成為希臘城邦國家存亡關鍵的信念，此次戰役希臘聯合艦隊的勝利象徵西方海權的興起。³¹

二、伯羅奔尼撒戰爭—海權文化基因的驅使

在薩拉米斯海戰的最後階段，雅典為團結希臘人繼續對抗波斯人，於478BC在提洛島(Delos)召開會議，成立提洛同盟(Delian League)，由為數約150~330個城邦國家參與，成為最早的西方海洋同盟。藉此建制確保西方海權的興起；雅典成為希臘城邦世界的領袖。

然而，提洛同盟成立後不久，雅典執政者佩里克利斯(Pericles)的外交政策，旨在使提洛同盟蛻變為雅典帝國。³²雅典開始干預同盟國的內政，甚至奪取同盟國的海軍，要求同盟國繳納貢金，以鞏固自身利益與領導地位。雅典對提洛同盟的強力控制，使得同盟建制變成其鞏固愛琴海權力的機制，自身更破壞同盟憲法、壓榨同盟國，最終「降服所有的同盟者（除開俄斯和列斯堡以外）使其成為納貢屬民」。因為雅典變成名副其實的帝國(Empire) (479~432 BC)，引發憎

29 光復書局編輯部，《希臘與羅馬的盛衰》，頁46；或有說龐大的陸軍（近20萬步兵）及海軍（1,500艘戰艦、十幾萬水軍與奴隸槳手），參見詹姆斯·史塔萊迪(Admiral James Stavridis)，《海權爭霸：世界7大海洋的歷史與地緣政治，全球列強戰略布局與角力》，頁166。

30 據西羅多德著作，共378艘戰艦，其中200艘屬雅典；見Thucydides, Donald Lateiner (Introduction), *The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pp. 46-47.

31 鈕先鍾，《西方戰略思想史》（臺北：麥田出版社，2005年），頁29。

32 光復書局編輯部，《希臘與羅馬的盛衰》，頁55。

恨。³³ 雅典勢力達於頂點後，開始侵略斯巴達的同盟國。³⁴ 這使得雅典和其他弱勢成員國之間衝突不斷，部分不滿和畏懼雅典的國家擁戴斯巴達，並視其為解放者。³⁵ 在斯巴達眼中，雅典自認享有特權，至高無上，「總是慣於侵略和毀滅別人的土地」。³⁶ 斯巴達為鞏固原有伯羅奔尼撒聯盟(Peloponnesian League)，於432BC召請其陣營的全體同盟國開會，最後議決應即宣戰；這並非斯巴達受同盟國發言影響而決定宣戰，而是因為恐懼雅典的勢力更加強大。³⁷ 因此，斯巴達領導反對陣營與雅典的提洛同盟對抗，斯巴達則變成該聯盟的霸權(Hegemon)。³⁸ 雙方陣營不斷升高對峙，最終爆發長達30年的伯羅奔尼撒戰爭(Peloponnesian Wars, 431~404BC)。

雅典是海上霸權，雖採民主制、自詡愛好自由和平、順應人性，但喜藉海軍及海上貿易積極擴張，強化自身的權力、權威、意志(意識)、規則，以掌控他國，甚至蠶食他國領土，儼然成雅典帝國。雅典人主張：「一個帝國被獻給我們的時候，我們就接受，以後就不肯放棄了」；基於安全、榮譽和利益等三個重要動機，使雅典不能放棄帝國地

位；「弱者應當屈服於強者，這是一個普遍的法則」；「當(雅典)人們有機會利用他們優越勢力得到擴張時候，他們絕對不會因為這種(是非、正義)的考慮而放棄的」。³⁹ 斯巴達是陸上霸權，雖專制黷武、重視務農，但較謹慎小心，不若雅典愛好擴張。因此，被許多憎恨雅典者視為解放者。斯巴達雖未要求同盟國繳納貢金，但卻注意同盟國由親斯巴達的貴族寡頭所統治；⁴⁰ 也常犧牲同盟者及希臘的共同利益，以遂私利。⁴¹ 當雅典帝國開始侵略斯巴達的同盟國之際，斯巴達無法再容忍，決定發動戰爭，「企圖全力加以進攻，如果可能的話，他們想消滅雅典的勢力」。⁴²

雅典與斯巴達之間的戰爭，是西方戰史中的第一場霸權戰爭。修昔底德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詳細地記錄了當時的事件，並提出「霸權戰爭論」(the Theory of Hegemonic War)：「使戰爭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勢力的增長和因而引起斯巴達的恐懼」；斯巴達因害怕自己權力地位因此相對衰頹(Relative Decline)，導致最終出現兩強爭霸的戰爭。⁴³

33 Thucydides, Donald Lateiner (Introduction), *The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pp. 17, 42-55, 62-63, 182.；光復書局編輯部，《希臘與羅馬的盛衰》，頁58-59。

34 Thucydides, Donald Lateiner (Introduction), *The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pp. 72-73.

35 Ibid, pp. 42-46, 98.

36 Ibid, p. 100.

37 Ibid, pp. 54-55, 38.

38 Ibid, p. 73.

39 Ibid, p. 48.

40 Ibid, p. 16.

41 Ibid, pp. 68-69, 304-305, 307.

42 Thucydides, Donald Lateiner (Introduction), *The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pp. 72-73. 斯巴達原係君主專制，後又演變成貴族寡頭政治體制；光復書局編輯部，《希臘與羅馬的盛衰》，頁24、35。

雅典憑藉掌控地中海制海權的優勢，本可立於不敗之地。但雅典擴張成性，於415BC大舉遠征西西里島上最富強的雪城(Syracuse)，希藉由征服雪城而獲得更多壓制伯羅奔尼撒聯盟的資源。結果，雪城獲得斯巴達與波斯協助，於413BC大敗雅典，波斯的勢力重返愛琴海地區。戰爭末期，斯巴達海軍獲波斯協助，進一步削弱雅典，並剝奪其制海權。405BC，斯巴達海軍在阿哥斯波塔米(Aegospotami)戰役中全殲對手；404BC雅典投降，戰爭結束，斯巴達重新確立霸權地位。修昔底德評析：陸權為主的斯巴達原本不能擊敗海權為主的雅典，如果雅典等待時機，本來勝券在握；⁴⁴ 雅典最大的錯誤是遠征西西里島，濫用寶貴的海權資源；雅典是被野心政客內鬥，為爭奪私利而盲目追求帝國擴張所打敗。⁴⁵ 修昔底德認為，波斯戰爭和伯羅奔尼撒戰爭，決定最後勝負的關鍵都是海軍。因此他對於海權的註解是：海權(Sea Power)乃指海洋之權(Power of the Sea)，「凡是知道如何征服及利用海洋的人，海洋就會把此種權力賜給他」。⁴⁶ 雅典執政者兼海軍指揮官第米斯托克利更留下歷史名言：「能掌控海洋者即能指揮萬般事物

(Whosoever can Hold the Sea Has Command of Everything)」。⁴⁷

三、亞歷山大的東征一戰爭是建立偉大帝國的必要手段

伯羅奔尼撒戰後雖由斯巴達稱霸，但長達27年希臘城邦國家之間的全面戰爭，耗盡勝負雙方的經濟，促使希臘黃金時期戲劇性地結束。371BC，底比斯(Thebes)城邦擊敗斯巴達；底比斯的強盛為期極短，到362BC由於其國王艾帕米倫達斯(Epaminondas)的戰死，國勢遂一蹶不振，⁴⁸ 隨後遭馬其頓(Macedon)城邦所取代。馬其頓採君主制，原只是希臘半島北部的邊陲小國。但菲利浦二世(Philip II, 359BC~336BC)一登基，念茲在茲的是馬其頓的安全。鞏固安全的政策目標，藉由侵略吞併周邊國家而達成。⁴⁹ 他打造一支有效率、令人畏懼的戰爭機器，首先擊敗亞得里亞海(Adriatic Sea)兩岸的伊利里亞人(Illyrians)，又俘獲雅典人殖民地安菲波利斯(Amphipolis)，攫奪其金礦與銀礦；延請名師亞里斯多德(Aristotle)到首都教導其子亞歷山大，藉此邀請周遭國家之王子同來受教，實則成為人質；總之，他使用威脅、利誘、賄賂與戰爭等方式，吞併周遭鄰國，使

43 Thucydides, Donald Lateiner (Introduction), *The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pp. 19-20, 54, 58. ; Graham Allison, "The Thucydides Trap," *Foreign Policy*, June 9, 2017,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7/06/09/the-thucydides-trap/>> (檢索日期：2020年1月4日)

44 Thucydides, Donald Lateiner (Introduction), *The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pp. 20-21, 47-48.

45 Ibid, pp. 132-133.

46 羅辛斯基(Herbert Rosinski)主張，「海權(sea power)」最早由修昔底德提出，其意義為「海之權(power of the sea)」，以上即是修昔底德對海權的註解。

47 Joint Chiefs of Staff, *Joint Maritime Operations*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the Army, 2018), p. I-1.

48 鈕先鍾，《西方戰略思想史》，頁31。

49 更具體說，包括粉碎希臘世界及巴爾幹半島的反對勢力，以及將波斯趕出小亞細亞；見Elias Thermos, "Alexander the Great and the Concept of Homonoia," *The Greek Review of Social Research*, Vol. 24, 1975, p. 226.

得大部分城邦國家俯首稱臣。⁵⁰ 338BC，菲利浦締結柯林斯聯盟(Corinth League)，並於第一次柯林斯議會中決定侵略波斯，鍛鑄原型的希臘民族主義(proto Hellenic nationalism)，為其子亞歷山大的崛起奠定根基。⁵¹

336BC菲利浦二世遭刺，年僅20歲亞歷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即位。他繼承亡父擴張帝國遺志，334BC起東征波斯，展開實現「荷摩諾亞(Homonoia)」的恢宏政策；荷摩諾亞指希臘神話中代表團結、和諧、身心統一的女神，此處則以帝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民族主義的擴張，確保亞歷山大所希冀的希臘和平作為主要意涵。⁵² 亞歷山大在掌控博斯普魯斯(Bosporus)及達達尼爾海峽的基礎上，設法剝奪波斯在愛琴海的制海權；他以陸軍在愛琴海岸上作戰，摧毀波斯在愛琴海的海軍基地，達成摧毀波斯海軍之目的，進而掌握地中海東部制海權。⁵³ 隨後更以此為基礎不斷東進，直到331BC征服全波斯才結束戰爭。327BC，又向東打到印度的旁遮普(Punjab)，建立跨越歐亞非洲的史上空前大帝國。

相較於此前希臘在地中海沿岸殖民擴張，亞歷山大將殖民擴張推進到黑海、裏

海、紅海、波斯灣，甚至設法促進印度與波斯間的海上交通，在遠離海邊的內陸建立混合各種不同政治、宗教、文化背景人民的城市。⁵⁴ 亞歷山大利用軍事天才與外交手腕，征服不同種族人民，贏得「大帝」頭銜；他因將希臘文化、語言與思想，傳遍小亞細亞、埃及及美索不達米亞，乃至印度，開啟了「希臘化世界(Hellenistic World)」的時代。⁵⁵ 所謂的希臘化世界，具體表徵乃亞歷山大在許多殖民地建立城市，並將這些城市命名為亞歷山卓(Alexandria)，掀起希臘殖民擴張的新浪潮。⁵⁶ 他同時鼓勵希臘人、馬其頓人與波斯人大量通婚，促進民族融合，裨益其繼續東征至世界盡頭的野心。⁵⁷ 可見亞歷山大的「荷摩諾亞」及「希臘化世界」，不但體現邁錫尼人以武力同化他族、達成霸權統合的霸道海權文化特性，更可視為西方帝國追求治世，乃至希冀將世界文化標準化的濫觴。雖然亞歷山大大帝最終並未建立希臘治世，但未竟的希臘治世仍可視之為羅馬治世的前身。

亞歷山大原想繼續東征，但將領及士兵因疲憊不堪拒絕再東進，亞歷山大不得不決定歸國。但亞歷山大不是循原來征途北返

50 Donald L. Wasson, "Philip II of Macedon," *Ancient History Encyclopedia*, <https://www.ancient.eu/Philip_II_of_Macedon/> (檢索日期：2020年1月4日)

51 Robert Hamilton, "Alexander the Great-the Persian Invasion," *Midas Word*, <<http://www.midasword.com.au/ancient-history/alexander-the-great-the-persian-invasion/>> (檢索日期：2020年1月6日)

52 Thermos, "Alexander the Great and the Concept of Homonoia," pp. 217, 227.

53 Marc G. De Santis, "Alexander the Great and the Siege of Tyre," *Warfare History Network*, <<https://warfarehistorynetwork.com/2015/12/29/alexander-the-great-and-the-siege-of-tyre/>> (檢索日期：2020年1月6日)

54 Thermos, "Alexander the Great and the Concept of Homonoia," pp. 222-23.

55 Joshua J. Mark, "Alexander the Great," *Ancient History Encyclopedia*, <https://www.ancient.eu/Alexander_the_Great/> (檢索日期：2020年1月6日)

56 Antoine Simonin, "Hellenistic Period," *Ancient History Encyclopedia*, <https://www.ancient.eu/Hellenistic_Period/> (檢索日期：2020年1月6日)

57 光復書局編輯部，《希臘與羅馬的盛衰》，頁78、81。

，反而因迷路南下，在穿越今巴基斯坦的格德羅西亞沙漠(Gedrosia Desert)時，損失過半以上士兵；終於抵達印度洋後，亞歷山大更令麾下的艦隊勘查馬克蘭(Makran)海岸的港口狀況，為未來藉海權繼續遠征阿拉伯民族預作準備。⁵⁸ 亞歷山大最後撤回今伊拉克中部的巴比倫(Babylon)。323BC，亞歷山大突染瘧疾駕崩，馬其頓帝國隨後分裂成波斯（伊朗）、埃及與馬其頓，走向衰微。215～148BC，羅馬發動4次「馬其頓戰爭」，征服希臘，將其納入版圖成為一個行省。即使如此，亞歷山大的殖民地波斯和埃及的城市仍持續傳承希臘文化；一直到31BC，羅馬消滅最後一個希臘化王國（托勒密王國）為止。⁵⁹

肆、羅馬時代的戰史與海權觀

一、三次布匿克戰爭—地中海的海權爭霸

黎明期的義大利文化，來自於伊特拉斯坎人(Etruscan)文化，而伊特拉斯坎人，起源於東地中海，也是邁錫尼文明的後裔。⁶⁰ 753BC，羅馬原只是義大利半島中部的小型城邦國家；亞歷山大東征後希臘盛極而衰，羅馬文明則蒸蒸日上。265BC，羅馬已是義大利的強大城邦，基於海權文化的殖民擴張基因，不僅逐步擊潰義大利半島上一些希臘統治的小型殖民地，更準備征服統合地中海。在地中海東部，馬其頓帝國分裂後的勢

力，不足以挑戰羅馬；215～148BC，羅馬征服希臘並納之為省。然而，羅馬在地中海西部，卻遭遇迦太基(Carthage)帝國的挑戰。

迦太基人是腓尼基人的後裔。前文提及腓尼基文明也是由城邦國家組成，其後裔將劫海奪地及殖民擴張文化，傳播到地中海西岸、北非，甚至大西洋。腓尼基全盛時期，曾控制西地中海的貿易。腓尼基人後裔在西元前8世紀，於北非突尼西亞建立迦太基城邦；隨後數百年間，逐步擴張殖民地，控有義大利西南的科西嘉島、薩丁尼亞島、南方的西西里島部分地區，伊比利亞半島南部（西班牙南岸），以及北非的地中海沿岸；甚至穿越直布羅陀(Gibraltar)海峽，在西北非摩洛哥(Morocco)建立殖民地，探索及於非洲塞內加爾河、中非最高的喀麥隆山及不列顛群島。⁶¹ 首都迦太基城，一度成為地中海西部貿易中心，更以強大海軍控制西地中海，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海洋經貿帝國。當羅馬崛起之際，迦太基已從北非海岸向外擴張，是既有的海洋強權。

羅馬與迦太基之間曾於509BC～279BC簽訂四份條約，承認彼此的勢力範圍，而維持數世紀的和平。⁶² 基於海權文化的殖民擴張基因，不可避免在地中海爆發霸權戰爭。拉丁文稱迦太基為布匿克(Punic)，因此羅馬對迦太基的戰爭又稱布匿克戰爭，前後打了

58 光復書局編輯部，《希臘與羅馬的盛衰》，頁81。有一說法：亞歷山大計畫翌年從Tigris河調動大艦隊與兵力，再藉由Makran海岸港口上岸，繼續攻打阿拉伯民族。

59 Antoine Simonin, "Hellenistic Period," *Ancient History Encyclopedia*, <https://www.ancient.eu/Hellenistic_Period/> (檢索日期：2020年1月6日)

60 光復書局編輯部，《希臘與羅馬的盛衰》，頁98-100。

61 Jona Lendering, "Carthage," *Livius.org*, <<https://www.livius.org/articles/place/carthage/>> (檢索日期：2020年1月6日)

62 Mark Cartwright, "First Punic War," *Ancient History Encyclopedia*, <https://www.ancient.eu/First_Punic_War/> (檢索日期：2020年1月6日)

三次。第一次布匿克戰爭(264~241BC)，起因於兩國為爭奪橫亙彼此之間的戰略要地——地中海第一大島西西里島——的控制權。⁶³ 264BC，羅馬宣布對西西里島東北角的墨西拿城(Messana)宣戰，墨西拿城向迦太基求救，迦太基著名海軍將軍漢尼拔(Hannibal)，其父親漢密卡爾·巴爾卡(Hamilcar Barca)雖應援介入，⁶⁴ 趁機控制墨西拿城及墨西拿海峽；墨西拿城不甘心，又向羅馬求救；羅馬無法坐視迦太基控制墨西拿海峽對義大利南方構成嚴重威脅，於是爆發戰爭。⁶⁵ 可見不僅羅馬不知滿足，迦太基也基於貪婪天性，心懷鬼胎，雙方皆展現海權文化的特質。

由於迦太基是既有海上強權，其海軍比羅馬海軍強大；羅馬則以陸軍兵團(Legion)見長。但羅馬海軍奮戰不懈，五次重建艦隊；尤其於260BC發明烏鴉台(Corvus)，安在甲板上當跳板，底部有可轉動的輪軸，約11公尺長的跳板前沿下方裝有形狀像鳥喙的抓鉤；交戰時，一旦扣住敵艦，士兵就跳上敵艦進行白刃肉搏戰；羅馬海軍藉烏鴉台將海上作戰轉變成其所擅長的陸上作戰。⁶⁶ 自260BC邁利(Mylae)海戰起，烏鴉台的發明，使得

羅馬海軍第一次打敗名將漢尼拔所率領的迦太基海軍，此後戰爭全程縱橫於海上。⁶⁷ 241BC媾和時，羅馬贏得西西里島，隨後又將科西嘉島、薩丁尼亞島納入囊中，從此掌握地中海西部制海權。

第二次布匿克戰爭(218~201BC)的爆發，起因於迦太基的漢尼拔矢志雪恥復仇。雖然漢尼拔率領軍隊及象隊越過阿爾卑斯山，聯合高盧（今法國）人，在義大利半島各處擊潰羅馬軍隊，尤其在坎尼(Cannae)會戰中幾乎全殲羅馬約7萬大軍、進逼羅馬，創下彪炳軍功；但漢尼拔缺乏攻城重裝備，又無法獲得足夠增援補給，戰力逐漸消耗，未能一舉攻陷羅馬。而羅馬因掌握地中海制海權，名將希皮歐(Scipio)採取間接路線戰略，⁶⁸ 204BC率領30,000士兵及440艘戰艦大軍渡海直擊北非迦太基城，迫使漢尼拔緊急回防；隨後持續從義大利半島獲得增援及補給，進而在202BC札馬(Zama)會戰中，擊敗漢尼拔，迦太基投降。羅馬媾和條件極為嚴苛，包括：羅馬沒入迦太基全數艦隊；羅馬獲得西班牙南岸、承認北非努米迪亞(Numidia)的領地，喪失全部的海外領地；迦

63 同註61。

64 Biography.com Editors, "Hannibal Biography (c. 247 BCE–c. 183 BCE)," *Biography*, <<https://www.biography.com/military-figure/hannibal>> (檢索日期：2020年1月6日)。第一次布匿克戰爭，漢密卡爾·巴爾卡被羅馬擊敗，此時年幼的漢尼拔即誓言將以羅馬永遠為敵。

65 Jona Lendering, "Carthage," *Livius.org*, <<https://www.livius.org/articles/place/carthage/>> (檢索日期：2020年1月6日)

66 Mark Cartwright, "First Punic War," *Ancient History Encyclopedia*, <https://www.ancient.eu/First_Punic_War/> (檢索日期：2020年1月6日)

67 Jona Lendering, "Carthage," *Livius.org*, <<https://www.livius.org/articles/place/carthage/>> (檢索日期：2020年1月6日)；Mark Cartwright, "First Punic War," *Ancient History Encyclopedia*, <https://www.ancient.eu/First_Punic_War/> (檢索日期：2020年1月6日)

68 間接路線(Indirect Approach)，可釋譯為「迂迴的接近路線」，即是不要直接接近敵人的意思；意味不與敵軍正面交鋒或決戰；請參閱李德哈達著，鈕先鍾譯，《戰略論》(*Strategy: The Indirect Approach*) (臺北：麥田出版社，2016)，頁10-11。

太基不得在未獲羅馬同意下，與他國交戰；迦太基必須償付約50年（羅馬估計）才能清償的天價戰爭賠款。⁶⁹

被擊潰的迦太基仍能控制地中海東西兩端的貿易路線，數年間即完成清償鉅額賠款，經貿恢復勃勃生機；迦太基也成為羅馬的穀倉，甚至為羅馬的海外作戰行動提供軍事協助，努力保持與羅馬的關係。然而，其左邊鄰國努米迪亞也繼承地中海的海權殖民擴張基因；自從羅馬協助努米迪亞獲得領地後，努國從200BC起，不斷蠶食侵略迦太基的領土，迄150BC，已將迦太基一半領土納入囊中。促使迦太基積極要求對自身命運的控制權，臥薪嘗膽想要拿回失土。

153~152BC，羅馬外交使節團訪問迦太基，目睹迦太基繁榮昌盛的景象，吃驚不已，深覺芒刺在背，遂決心消滅迦太基永絕後患。⁷⁰這是第三次布匿克戰爭(149~146BC)爆發的根本起因；至於迦太基於150BC攻擊羅馬盟友努米迪亞，違反「未獲羅馬同意，迦太基不得與他國交戰」條款，這不過是羅馬對迦太基發動戰爭的藉口。⁷¹迦太基城被攻破後，全城被毀，百姓盡充為奴。位於北非的原來所有城邦國家，則被統合成為羅馬的一個行省。羅馬繼征服希臘之後，又消滅最強的敵手迦太基，成為地中海無可挑戰的唯一霸主。

二、凱撒的帝國擴張—羅馬治世的奠基

58BC，時任羅馬共和國執政官的凱撒(Gaius Julius Caesar)，為藉征服獲得財富入侵高盧，真正開始拓展羅馬對歐洲境內部落的影響力；此期間，不僅打敗北方的日耳曼部落，更兩次跨海入侵英國—也是首次入侵英國島嶼；另於51BC征服高盧全境，編為行省。⁷²49BC，凱撒擊敗國內政敵、佔領羅馬，實行獨裁統治。凱撒隨後在掌握地中海霸權的基礎下，藉由戰爭和外交手段持續向東擴張，控制埃及和小亞細亞的部分地區，建立成一個橫跨歐洲、亞洲、非洲的大帝國，獲得凱撒大帝之稱。凱撒因此被視為長達數世紀之久的羅馬治世的奠基者。直至西元476年，日耳曼蠻族滅亡西羅馬帝國，地中海時代才結束。

羅馬治世的奠基始於凱撒帝國的擴張，但是不可忽略的是，早在與迦太基衝突時，羅馬即發現若是缺少海軍艦隊，將無法阻止迦太基從非洲橫渡地中海的軍事增援。因此於261BC即做出建立海軍的勇敢決定，此一關鍵決定成為羅馬後續與迦太基海權爭霸的基石。西方經典戰略學者富勒(Fuller)曾表示：「羅馬人所做的，只不過完成亞歷山大的心願……然此並非故意如此，乃因為歷史是由環境力量所造成，羅馬的骨子裡產生了帝國擴張的企圖」。⁷³羅馬史學家李維(Livy)

69 Mark Cartwright, "Second Punic War," *Ancient History Encyclopedia*, <https://www.ancient.eu/Second_Punic_War/> (檢索日期：2020年1月6日)

70 光復書局編輯部，《希臘與羅馬的盛衰》，頁124。

71 Mark Cartwright, "Third Punic War," *Ancient History Encyclopedia*, <https://www.ancient.eu/Third_Punic_War/> (檢索日期：2020年1月6日)

72 Joshua J. Mark, "Julius Caesar," *Ancient History Encyclopedia*, <https://www.ancient.eu/Julius_Caesar/> (檢索日期：2020年1月6日)

73 J.F.C Fuller, *A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Western World: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Battle of Lepanto* (New York: Da Capo Paperback 1987), p. 122.

云：大國不可能長久維持和平，若無外患則必有內憂，但是綜觀羅馬歷史，西羅馬雖於西元476年淪亡，拜占庭（東羅馬帝國）因掌控海權及戰略要道，在地中海區域仍一支獨秀，繼續維持其生存，直到西元1453年亡於土耳其之手。⁷⁴羅馬帝國前後共經歷近兩千年之久，謂為千年帝國確當之無愧，羅馬治世的海權與帝國擴張霸權思想，就歷史發展脈絡觀之，影響可謂相當深遠。

拜占庭帝國之所以能繁榮強盛，歷久不衰，除了針對海權與陸權有效整合外，對海權的靈活運用實為主因之一，其不僅在地中海內的戰略要害建立海軍基地，制度也更趨完善，平時維持五支艦隊：主力為帝國艦隊(Imperial Fleet)，以君士坦丁堡為基地，負有拱衛首都和支援全局的任務；其他四個省區艦隊則分別以小亞細亞南岸、拉芬納、西西里及愛琴海島嶼為基地，充分地掌握地中海制海權。拜占庭不僅有完整的海軍基地網，強大的艦隊，還控制建立大海權所需的工業與材料，其研發的希臘火(Greek Fire)為一種易燃的流質物，用噴射的方式灑在海面上，引起燃燒焚毀敵船，可見其當時掌握的技術優勢。後世史學家常認為「制海權」實為拜占庭的「國寶」，自有其道理所在。⁷⁵

伍、西方海權文化的特質與影響

一、地中海海權文化的特質

邁錫尼文明在地中海前前後後建立數以千計的城邦國家，政治型態不一，有君主制、貴族制、寡頭制、民主制、專制等政

體；許多國家歷經更換體制的過程，如雅典曾經成立貴族政治，後又採行民主制。斯巴達原係君主專制，後又演變成貴族寡頭制。羅馬初始採共和政體，歷經三頭政治，後又採君主專制。除希臘中部的城邦國家是以農業為主之外，⁷⁶絕大多數都是生存與發展依賴海洋、機會與挑戰也來自於海洋的典型海洋國家。無論強權的政治體制如何演變，邁錫尼文明的尚武好戰、以武服人、尊崇強者、侵略征服、追求殖民擴張、以掠奪與控制為本質、遵循霸權統合觀的海權文化基因，深刻影響所有城邦國家的命運。邁錫尼文明在此時空環境下，陶冶出來的海權文化特質包括：

(一)殖民擴張的天命觀

地中海時期超過1600年間，數以千計城邦國家之間的競合，本質上是殖民擴張的衝突史。城邦國家的殖民者，死後被神格化成「殖民市建設者」；隨後又在神殿儀軌中，啟發後代對外殖民擴張；新殖民城市更擔負承先啟後、延續殖民擴張的薪傳。這意味以掠奪財富與戰略控制為核心本質的擴張，形成依賴宗教信仰與軍事征服的發展路徑(Developmental Approach)，不僅是邁錫尼海權文化基因最鮮明的特質，更是所有城邦國家的天命。

在此脈絡下，希臘神話、神廟（神殿）、神諭、神格化的「殖民市建設者」，實乃一脈相承，造就以神之名的軍事殖民擴張，終究演化出以神之名的戰爭觀。在這一千多年間，數以千計城邦國家不斷地踐履天

74 鈕先鍾，《西方戰略思想史》，頁57、81。

75 鈕先鍾，《西方戰略思想史》，頁89-90。

76 光復書局編輯部，《希臘與羅馬的盛衰》，頁25。

命，使得以神之名的戰爭觀根深蒂固。睽諸近代乃至於當代，西方國家仍然動輒以神之名發動戰爭，可謂良有以也。既然城邦國家都將以神之名的軍事殖民擴張作為其天命，乃演繹出海權國家彼此之間必然會發生衝突的觀點，可謂海權衝突的內生(Endogenous)觀。是以城邦國家殖民擴張的天命觀，自然又衍伸出以神之名的戰爭觀與海權衝突的內生觀。

(二)現實主義的支配觀

殖民擴張的天命觀，與海權國家彼此間必有衝突內生，凸顯國際政治的本質就是權力政治，尤其是現實主義的支配地位。伯羅奔尼撒戰爭期間的米洛斯對話(The Melian Dialog)，尤為經典。雅典圍攻與斯巴達同宗的米洛斯(Melos)城邦時，米洛斯議事委員會辯稱此舉不符正義與道德，但雅典的勸降代表答覆米洛斯議事會委員：你們必須依照現實主義行事，因為我們雙方都知道所謂的正義，只在具備必要執行能力時，才有資格討論正義問題；強者有權力強索其所欲，弱者必須滿足強者的需求。⁷⁷ 這給予後人四點啟示：(1)強權就是公理；畢竟所謂正義與道德，係由強權所界定，向來成王敗寇，任何戰爭的勝利者都在史書上自稱仁義之師；(2)強權得以擅用權力為所欲為，弱者只能認

命屈服；(3)國家必須藉自身軍事力量確保生存；(4)權力是國際爭議的最後仲裁者。⁷⁸ 無疑是典型的現實主義。

(三)為強必霸的歷史觀

互地中海時期，追求權力的殘酷競爭，創造一個不爭就等死、統治或被統治、充斥暴力與壓迫的無情變遷過程，有助於將最冷酷無情的國家推上權力的顛峰。⁷⁹ 因此，西方文明初期的強權興衰史，演繹出「為強必霸」的歷史決定法則。建立大帝國的亞歷山大，留下歷史名言：人類歷代不斷發生令人恐懼的戰爭；有勇氣克服恐懼者，獲得了自由，而未能克服恐懼者，注定要受苦，直到有勇氣打敗恐懼、或者被死神帶走而後已。⁸⁰ 亞歷山大大帝的功勳與訓誨，不但是冷酷無情與為強必霸的典範，更留給後人一大歷史啟示：戰爭——尤其是殖民擴張的戰爭——是建立偉大帝國必要手段。凱撒大帝的功績，無疑是戰爭是建立偉大帝國必要手段的另一明證。

(四)二元對立的宿命觀

艾利森(Graham Allison)將既有霸權與新崛起強權間不可自拔地掉進霸權戰爭漩渦的矛盾稱之為「修昔底德陷阱」，成為「霸權戰爭論」的代名詞。⁸¹ 檢視雅典與斯巴達之間的伯羅奔尼撒戰爭，以及羅馬與迦太基

77 'You must act with realism on the basis of what we both think, for we both alike know that in human reckoning the question of justice only enters where there is equal power to enforce it and the powerful grant what they must.' 參見 Kelly-Kate S. Peas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Essex: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2014), p. 45.

78 Kelly-Kate S. Peas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pp. 45-46.

79 David Korten, "The Great Turning from Empire to Earth Community," in Scott R Sernau ed., *Contemporary Readings in Globalization* (Los Angeles: Pine Forge Press, 2008), p. 28.

80 Alexander the Great, "Through Every Generation of the Human Race There Has Been a Constant War, a War with Fear. Those Who Have the Courage to Conquer It Are Made Free and Those Who Are Conquered by It Are Made to Suffer until They Have the Courage to Defeat It, or Death Takes Them.," *AZ Quotes.com*, <<https://www.azquotes.com/quote/865393>> (檢索日期：2020年1月10日)

之間的布匿克戰爭，雖然說這兩場霸權戰爭乃是因其中一方害怕權力相對頹喪而引發，但這種論述只是觸及表象；更深層的原因，毋寧是殖民擴張的天命觀、海權衝突的內生觀、現實主義的支配觀及為強必霸的歷史觀等四條主脈絡。將既有霸權與新崛起強權固鎖於二元對立的格局中，使得彼此互相排斥、設局獵殺，最終爆發戰爭。易言之，霸權戰爭毋寧是西方文化中之二元對立的宿命使然；這或許是西方文明的重大缺陷。

(五)海洋戰略的兩面觀

當代海權理論奠基者馬漢在其經典名著《海權對歷史的影響》一書中，首章探討海權元素時，列舉影響國家海權的6項條件包括(1)地理位置；(2)天然條件；(3)領土幅員；(4)人口數量；(5)國民性格；(6)政府政策。⁸²當論及政府政策時，馬漢主張建立海權的4大

要務包括(1)商品生產與貿易；(2)拓展航運；(3)擴張殖民地與市場；(4)建設強大海軍。⁸³以此檢視地中海周邊的城邦國家，發現幾乎所有國家都具備前述6項條件，也都奉行4大要務，才得以立足於地中海。換言之，絕大多數城邦國家都是10項要素俱全的海權國家。作為海洋國家的所有城邦，深知海權是國家存亡的關鍵，自然皆注重海上貿易與海軍軍備。國家政策目標，自然是強化海權乃至於爭奪海上霸權，確保生存與發展，善用機會與挑戰。戰略乃執行政策的工具，戰略為政策服務；政策指導戰略，戰略支持政策；殆無疑義。國內學者對於政策與戰略位階孰高孰低問題時有爭辯，但西方經典兵學名家皆指出政策在上，戰略在下；茲整理定義及論述如表1。

海洋城邦國家之國家政策目標的落實

表1 西方經典兵學名家對於政策與戰略的定義與觀點彙整表

主張學者或單位	定義與觀點	備考
富勒 (Fuller)	富勒根據克勞塞維茲(Carl von Clausewitz)戰爭論，主張戰略的定義為：「軍事方法與政策目標之間的連結」(the connection between military means and political ends)。 ⁸⁴	
李德哈特 (Liddle Hart)	李德哈特認為戰略較精簡定義：「是一種分配和運用軍事工具，以達到政策目標的藝術」(The art of the of distributing and applying military means to fulfill the ends of policy)。 ⁸⁵	
薄富爾 (Beaufre)	「一種運用力量(force)的藝術，以使力量對於政策目標的達成可以作最有效的貢獻(The art of applying force so that it makes the most effective contribution toward achieving the ends set by political policy)」。 ⁸⁶	

81 Graham Allison, "The Thucydides Trap," *Foreign Policy*, JUNE 9, 2017,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7/06/09/the-thucydides-trap/>> (檢索日期：2020年1月4日)

82 Alfred T. Mahan, *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 (New York: Dover, 1987), pp. 28-59.

83 Alfred T. Mahan, *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 p. 71.

84 請見Jr. William C. Fuller, *Strategy and Power in Russia 1600-1914*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2), p. xiv.

85 B. H. Liddell-Hart, *Strategy* (New York: Meridian, 2 ed. 1991), p. 321；李德哈達著，《戰略論》，頁404。

86 André Beaufre, *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y* (New York: Praeger, 1965), pp. 22, 24；薄富爾著，鈕先鍾譯，《戰略緒論》（臺北：麥田出版社，2000年），頁25。

美國參謀長 聯席會議 (U.S. Joint Chiefs of Staff)	「戰略是在和平與戰爭期間，發展與運用必要之政治、經濟、心理和軍事力量的一門藝術和科學，為政策提供最大的支持，以增加勝利成功公算，並減少失敗的機會。」(strategy is the art and science of developing and using political, economic, psychological, and military forces as necessary during peace and war, to afford the maximum support to policies in order to increase the probabilities and favorable consequences of victory and to lessen the chances of defeat.) ⁸⁷	
美國陸軍戰爭學院 (U.S. Army War College)	美國陸軍戰爭學院所編訂之戰略制定程序表，主張國家政策指導國家戰略。 ⁸⁸	
美國陸軍戰爭學院 戰略研究所 (U.S.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美國陸軍戰爭學院戰略研究所(U.S.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所編《戰爭與戰略理論》第一章引述克勞塞維茲(Clauswitz)的論述，指出政治或政策階層決定戰爭的最後目標；克勞塞維茲認為政策連續體乃是由政策、戰略與戰術三環組成。 ⁸⁹ 第三章探討戰略廣泛性部分，圖解顯示國家利益具體表達成為政策，而向下指導及統攝國家安全戰略。 ⁹⁰	
美國海軍戰爭學院 (U.S. Naval War College)	美國海軍戰爭學院編著《戰略與兵力規劃》主張：「大戰略應該為如何使用經濟，外交與軍事等國力工具，以達成國家目標及政策提供一個清晰的概念。」(Grand strategy should provide a clear concept of how economic, diplomatic, and military instruments of national power will be used to achieve national goals and policy.) ⁹¹	

資料來源：本研究綜整製表。

，有賴海洋戰略。事實上，「海權的遂行即海洋戰略」。基本上，決定城邦國家之政策目標成敗的關鍵都是贏得戰爭，而長期戰爭必須倚賴經濟的支持，誠如雅典名將伯里克

利所說，「戰爭的勝利全靠聰明的裁斷和經濟的資源」。⁹² 地中海時期海洋戰略的雛型，在實務上已經可分為海洋運用與海洋控制兩大面向。其中，海洋運用屬經濟面向，專以

87 Rich Horwath, "The Origin of Strategy," *Strategic Thinking Institute*, 2006, p. 3. <https://www.strategyskills.com/Articles_Samples/origin_strategy.pdf>; Michael I. Handel, *Masters of War: Classic Strategic Thought*, 3 ed. (London: Routledge, 2001), p. 381; Handel進一步主張：無論平時或戰時，皆應使用戰略支持國家政策（檢索日期：2020年1月11日）

88 請參見Joseph R. Cerami and James F. Holcomb Jr., eds., *Us Army War College Guide to Strategy* (Carlisle: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2001), pp. 14-15；余拉米(Joseph R. Cerami)、侯肯(James F. Holcomb, Jr.)編，高一中譯，《美國陸軍戰爭學院戰略指南》(*U.S. Army War College Guide to Strategy*)（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2001年），頁25-26。

89 David Jablonsky, "Why Is Strategy Difficult?," in J. Boone Bartholomees Jr. ed., *Theory of War and Strategy* (Carlisle, PA: US Army War College, 2010), p. 4.

90 H. Richard Yarger, "Toward a Theory of Strategy: Art Lykki and the Us Army War College Strategy Model," *Guide to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and Strategy*, 2nd edition. (Carlisle, PA: US Army War College, 2006), p. 4. <<https://sta.uwi.edu/iir/normangirvanlibrary/sites/default/files/normangirvanlibrary/documents/Toward%20a%20Theory%20of%20Strategy%20Art%20Lykke%20and%20the%20U.S.%20Army%20War%20College%20Strategy%20Model.pdf>>（檢索日期：2020年1月11日）

91 Henry C Bartlett, G. Paul Holman, and Timothy E. Somes, "The Art of Strategy and Force Planning," in Naval War College ed., *Strategy and Force Planning* (Newport, RI: Naval War College, 2004), p. 19.

92 Thucydides, Donald Lateiner (Introduction), *The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p. 101.

區域海上貿易、航運為要務；海洋控制屬軍事面向，則包含強大海軍、攻勢作為、海外殖民擴張、爭奪制海權等要務。

地中海時代的海洋戰略實務，顯然已經涵蓋貿易、航運、殖民地、強大海軍等基本概念。換言之，地中海時期的海洋戰略雛型，已為當今典型的海洋戰略論述奠定實證根基；只是當時缺乏學術研究的機制，未能將其作有系統歸納整理與論述呈現而已。

(六)決定勝負的制海觀

在決定西方文明存亡關鍵的薩拉米斯海戰一役，希臘聯軍憑藉有創意的海軍奪得制海權，擊敗異族波斯，強化海權是國家存亡關鍵的信念。隨後，雅典與斯巴達因更深層之霸道海權文化基因的驅使，爆發西方史上第一場霸權戰爭；決定勝負的關鍵，也是海軍。馬其頓的亞歷山大也是剝奪波斯地中海東部制海權之後，繼續運用艦隊行走河川提供陸軍補給，才得以藉陸權征服波斯，追求「希臘治世」。羅馬與迦太基之間為爭奪地中海掌控權的霸權戰爭，決定勝負的關鍵，仍然是海軍奪得制海權。羅馬完全掌握

地中海制海權，才得以締造羅馬治世。由此可見，海洋戰略始終以制海為核心。⁹³

(七)帝國霸權的互融觀

由於「為強必霸」的歷史決定法則，企圖心旺盛的國家，基於生存發展的實際需要，普遍存在邁向帝國或霸權發展的傾向。

「帝國」主義源自拉丁文*imperium*，原義是「指揮(command)」；指某國運用權力—無論是藉殖民、主權或是各種間接的控制機制—掌控他國。⁹⁴也可以指一國藉由獲取土地或藉由建立對其他國家的經濟及政治霸權，延伸自身權威的政策；或指一國或強大組織將自身意志強加於他國之社會、文化或其他事務等。⁹⁵也可以指帝國或強國將自身的規則或權威延伸至外國的政策，或取得並保有殖民地及屬國（保護地）的政策。⁹⁶「霸權」一詞則源自於希臘，原義乃指政治上的領導地位；即使在現代，霸權主義(hegemonism)仍遵循原義，指某國家、地區或集團，以其優勢的政治、經濟或軍事影響力，支配或控制其他國家的局面。⁹⁷

就定義而言，「帝國」與「霸權」均

93 Geoffrey Till, "New Directions in Maritime Strategy? Implications for the US Navy,"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Vol. 60, No. 4, 2007, p. 31.

94 原文："one country exercises power over another, whether through settlement, sovereignty, or indirect mechanisms of control."，見Margaret Kohn and Kavita Reddy, "Colonialism,"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Stanford, CA: Metaphysics Research Lab, Stanford University, 2017), p. 1. <<https://translate.google.com/translate?hl=zh-TW&sl=en&u=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colonialism/&prev=search>>（檢索日期：2020年1月10日）

95 原文："1. The policy of extending a nation's authority by territorial acquisition or by the establishment of economic and political hegemony over other nations. 2... 3. The imposing of its will on others by a country or powerful organization, as in social, cultural, or other matters." 參閱Pamela B. De Vinne, "Imperialism," *American Heritage Illustrated Encyclopedic Dictionary*, ed. Kaethe Ellis, et al.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87).

96 原文："The policy of extending the rule or authority of an empire or a nation over foreign countries, or of acquiring and holding colonies and dependencies." 參閱Gramercy, "Imperialism," *Webster's Encyclopedic Unabridged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New York: Random House Value, 1996), p. 960.

97 Robert Gilp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66. 原義指古希臘時代，一個城邦國家對其他城邦國家的政軍支配，居於支配地位者或居於領導或最高地位

指涉強國運用權力支配或控制他國，但前者包括強國擴張自身的權力、權威、意志、規則，甚至損害他國主權與領土之完整等；由於以上作為都涉及掌控或領導他國，是以帝國主義隱含霸權主義在內。例如，雅典帝國本身就是提洛同盟成員國中，享有最高地位的霸權國家。反過來說，霸權國家在獲得領導地位之後，在缺乏制衡的情況下，也可能利用支配性的影響力，擴張自身權力，蠶食鯨吞他國主權，而演變成為大帝國。例如，羅馬成為地中海霸主後，發展成橫跨歐亞非的大帝國。這說明帝國與霸權相互融通。

(八)追求治世的統合觀

擁抱現實主義、篤信「為強必霸」的強權，即使在詮釋帝國與霸權相互融通的進程之後，霸道海權文化基因驅使強權繼續藉由殖民擴張遂行掠奪與控制之核心目的，在權力顛峰所及的地域追求霸權統合，結果創造出「治世」的統合觀。

亞歷山大所追求的「希臘化世界」或「希臘治世」，以及長達約5世紀的羅馬治世，俱是霸道海權文化的成功典範。在實務上，雖然亞歷山大的早逝，使希臘治世的夢想破滅，但民族融合政策、在商業要津建立殖民市、將征服路線轉為通商路徑（如建立印度與波斯間的海上交通）以及發行新貨幣，對於經貿通商帶來重大刺激，有利殖民版圖的統合。⁹⁸

總之，邁錫尼文明在地中海時期，基於霸道海權文化基因而演化的霸道海權文化特質，成為希臘與羅馬文化不可磨滅的重要薪傳。

二、地中海海權文化的影響

馬其頓的亞歷山大大帝、迦太基的名將漢尼拔及羅馬的凱撒大帝，軍事侵略、殖民擴張的武功廣受傳頌，乃至於東羅馬拜占庭帝國重視制海權的戰略思維，相當程度反映西方文明繼承了地中海的霸道海權文化與特質。羅馬治世在巔峰時期，版圖涵蓋西班牙、葡萄牙、法國、英格蘭，乃至德國部分，將邁錫尼文明的霸道海權文化的種子—包括基因及特質—傳播到了西歐地區。西元476年，西羅馬帝國遭北方的日耳曼蠻族所滅，西方文明進入所謂的黑暗時代，然而地中海海權文化思維並未覆滅，東歐的拜占庭帝國因掌握制海權，在列強環伺之下仍得生存，當時柔然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都逐漸認清除非他們也擁有一支第一流的海軍，否則在戰略上將無法與拜占庭競爭，因此在千餘年的歷史中，曾一再出現激烈的海軍軍備競賽與制海權爭奪戰。⁹⁹而拜占庭帝國的衰亡，也是因為10世紀左右，地中海周邊城市海上貿易崛起，自建商船與拜占庭競爭，導致海運業出現顯著衰落現象，而這又對海軍產生嚴重影響，海軍的減弱會使海洋商業由於缺乏保護之故，而難以蓬勃之發展，加

者，即稱之為霸權國家，*The Columbia Encyclopedia*,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均作此解；當今許多辭典，包括*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Oxford Advanced American Dictionary*, *Merriam-Webster Online*及*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等亦均作此解，意指一國在政治、經濟或軍事面上對其他國家的支配或控制 (political, economic, or military predominance or control)；匯集自英文維基網頁。“Hegemony,” Wiki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Hegemony#cite_ref-6>（檢索日期：2020年1月11日）

98 光復書局編輯部，《希臘與羅馬的盛衰》，頁81。

99 鈕先鍾，《西方戰略思想史》，頁90。

上土耳其海權興起，拜占庭自然感到難以自保，由此可見地中海海權文化對於東歐的深刻影響。¹⁰⁰

至於西歐部分，在西羅馬帝國喪失統治性的制約力量後，蠻族重新演繹部落發展到部族、氏族社會發展到國家的過程；也重演恃強凌弱、劫海奪地、殖民擴張的歷史。換言之，黑暗時代的西歐，其重心雖由地中海轉移至法蘭西和萊茵河地帶，但卻成為另一塊地中海霸道海權文化種子的沃土，霸道海權文化隨後將在此開花結果。待臨海的西歐蠻族演化成爲帝國，自15世紀末起，西歐帝國列強在更寬廣的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乃至全球舞台上，展開藉由海權遂行殖民擴張、巧取豪奪的海權爭霸史，不但爲當今的全球化奠定根基，更影響所有當代民族國家的命運與發展。

鈕先鍾曾云：「西方文明本是海洋文明，西方戰略思想也始終包括海權因素在內，尤其是大戰略往往與海洋戰略有密切關係。從希臘時代，即已明白地顯示出此種趨勢」¹⁰¹。無論是希臘時代的波希戰爭、伯羅奔尼撒戰爭到亞歷山大東征，以及羅馬初期與迦太基的海權爭霸、後續的羅馬治世與拜占庭帝國，無不深受地中海海權文化的影響。亞歷山大東征看似與海權無關，但事實上並非如此，若非亞歷山大握有地中海之制海權，並控制歐亞兩洲之間的達達尼爾海峽，其不可能統率大軍入侵波斯。¹⁰² 西方海權發展之探討，大多從航海大發現時代爲起點，然追本溯源可發現，西方文明源起於希

臘，希臘文明源起於愛琴海，而愛琴海爲地中海東部的廣大海灣。在人類探索海洋的歷程中，對於海洋的認識與熟悉，乃因船舶、航海技術一點一滴之進展，方能從地中海向其他區域逐步擴展，也才有後續的大航海時代，與現今全球航運貿易的發展。故地中海海權文化不但與西方文明起源息息相關，更是當代海權文化的起源，其產生之深遠影響已不言可喻。

陸、結 論

所有的文明，都歷經「部落發展到部族，氏族社會發展到國家的過程」。但相較之下，東方最主要的中國文明—尤其是中原地區的漢民族—因擁有廣大平原與肥沃河川地區而孕育出以農爲天、安土重遷的民族性格，以及華夏文明追求大一統的政治傳統；與西方源頭的地中海文明—尤其是邁錫尼文明—迥然不同。即使是僅一海之隔的米諾斯文明，也與邁錫尼文明存在重大差異。可見一個國家或區域文明的發展與當地民族之地理特性、歷史演進等時空背景，存有非常密切的關聯性。本文旨在探討西方霸道海權文化的緣起、內涵、演化主軸與特質，以及其對後世的影響。研究發現：

希臘半島中央山勢縱貫、三面臨海、地理崎嶇破碎的特性，使得邁錫尼人發展出崇尚暴力、生性好戰、慣以武力同化他族與追求霸權統合的文化特性。希臘的邁錫尼文明，在當時歷史、地理、人文等脈絡交織下，孕育出的城邦國家，內涵有尚武好戰、

100 鈕先鍾，《西方戰略思想史》，頁91。

101 鈕先鍾，《西方戰略思想史》，頁49。

102 Marc G. De Santis, "Alexander the Great and the Siege of Tyre," *Warfare History Network*, <<https://warfarehistorynetwork.com/2015/12/29/alexander-the-great-and-the-siege-of-tyre/>> (檢索日期：2020年1月6日)

以武服人、尊崇強者、侵略征服、追求殖民擴張、以掠奪與控制為本質、遵循霸權統合觀的霸道海權文化基因。

由於地中海時期，海權是決定國家存亡的關鍵，數以千計的城邦國家，無不竭力在地中海這個封閉的海洋競技場，發揮基因賦予的本能，力爭上游。此時期的國際鬥爭與競合，形成海權文化的演化主軸。爬梳希臘、羅馬時代的戰史，發現雅典、斯巴達、馬其頓、迦太基、羅馬等強權的崛起，無一不是發揮邁錫尼霸道海權文化基因而勝出的佼佼者。臣服於強權的扈從國家，無一不是霸道海權文化基因中之尊崇強者的特質使然。雖然修昔底德認為雅典與斯巴達之間的霸權戰爭，乃因雅典勢力增長使得斯巴達害怕權力相對頹喪而引發，但更深層的原因，何嘗不是霸道海權文化的宿命。羅馬與迦太基之間的霸權戰爭，又何嘗不是霸道海權文化的宿命使然？

可以說，是邁錫尼文明的霸道海權文化基因，使得地中海地區在一千多年間出現數以千計、競合不斷的城邦國家；正是霸道海權文化基因，使得羅馬最終吞併所有城邦、完成統合，並侵略其他民族、建立羅馬治世。西方文明幾乎視為歷史定律的霸權戰爭，毋寧也是霸道海權文化基因的作祟使然。

由是之故，地中海時期陶冶出的西方霸道海權文化特質包括：以殖民擴張為天命、以侵略征服為本務、以掠奪控制為本質，動輒以神之名發動戰爭；現實主義在國際政治中佔有支配地位，凸顯演繹為強必霸的歷史法則；因緣際會，既有霸權與崛起強權難逃二元對立的宿命；受歷史時空背景影響；海洋戰略實務上已分為海洋運用與海洋控制兩

大面向；決定成王敗寇的至要關鍵在於掌握制海權；展現帝國與霸權的角色相互融通；攀登權力顛峰的國家，進一步追求「治世」的霸權統合觀。可見地中海時期的海權文化，已然為爾後的海權與海洋戰略論述發展奠定實證根基。

總之，諺云「為善為惡，逐境而生」，說明環境對人類習性、本能，乃至文明與民族文化特質的長期影響。邁錫尼人在崎嶇破碎、依山傍海的地理環境中，人與人之間忙於競爭、部落（族）與部落（族）之間好於鬥爭、國家與國家之間窮於戰爭；邁錫尼人尚武、好戰的天性，代代相傳成為深入骨髓、極具侵略性的強勢海權文化基因。於是一千多年間，邁錫尼文明以地中海為舞台，孕育了霸道海權文化基因，演化出霸道海權文化特質，成為希臘與羅馬文化不可磨滅的重要薪傳。

伯羅奔尼撒的霸權戰爭已成雋永教訓；馬其頓的亞歷山大、迦太基的漢尼拔及羅馬的凱撒，其軍事侵略、殖民擴張的武功廣受西方傳頌，乃至於東羅馬帝國重視制海權的戰略思維；在在反映地中海的霸道海權文化及其特質，已然成為西方文明的薪傳。羅馬治世在巔峰時期，將海權文化的種子傳播到西歐。自15世紀末起，西歐眾多海權帝國將在全球舞台上，展開巧取豪奪的海權爭霸史；為當今的全球化拉開序幕，對於全世界民族國家的命運與發展帶來深刻的影響。要深刻理解當今21世紀全球化時代的國際戰略環境，仍必須追本溯源，從歷史脈絡深究邁錫尼文明的霸道海權文化著手。

（收件：109年4月22日，接受：109年9月30日）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專書

光復書局編輯部，2002。《希臘與羅馬的盛衰》。臺北：光復書局。

鈕先鍾，2005。《西方戰略思想史》。臺北：麥田出版社。

專書譯著

大衛·阿布拉菲雅(Abulafia, David)著，宋偉航譯，2017。《偉大的海：地中海世界人文史》(*The Great Sea: A Human History of The Mediterranean*)。新北市：遠足文化。

李德哈達著，鈕先鍾譯，2016。《戰略論》(*Strategy: The Indirect Approach*)。臺北：麥田出版社。

余拉米(Cerami, Joseph R.)、侯肯(Holcomb, James F., Jr.)編，高一中譯，2001。《美國陸軍戰爭學院戰略指南》(*U.S. Army War College Guide to Strategy*)。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詹姆斯·史塔萊迪(Stavridis, James)著，譚天譯，2018。《海權爭霸：世界7大海洋的歷史與地緣政治，全球列強戰略布局與角力》(*Sea Power: The History and Geopolitics of the World's Oceans*)。新北市：聯經出版公司。

薄富爾(Beaufre, André)著，鈕先鍾譯，2000。《戰略緒論》(*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y*)。臺北：麥田出版社。

外文部分

專書

Beaufre, André, 1965. *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y*. New York: Praeger.

De Vinne, Pamela B., 1987. *American Heritage Illustrated Encyclopedic Dictionar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Fuller, Jr. William C., 1992. *Strategy and Power in Russia 1600-1914*.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Fuller, J.F.C., 1987. *A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Western World: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Battle of Lepanto*. New York: Da Capo Paperback.

Gilpin, Robert. 1987.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Gramercy, 1996. *Webster's Encyclopedic Unabridged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New York: Random House Value.

Handel, Michael I., 2001. *Masters of War: Classic Strategic Thought*, 3 ed. London: Routledge.

Joint Chiefs of Staff, 2018. *Joint Maritime Operations*.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the Army.

Cerami, Joseph R. & Holcomb, James F. Jr., eds., 2001. *Us Army War College Guide to Strategy*. Carlisle: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Liddell-Hart, B. H., 1991. *Strategy: The Indirect Approach*. New York: Meridian, 2 ed.

Mahan, Alfred T., 1987. *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 New York: Dover.

- Pease, Kelly-Kate S., 2014.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Essex: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 Till, Geoffrey, 2009. *Seapower a Guide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London: Routledge.
- Yarger, Richard H., 2006. *Guide to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and Strategy*, 2nd edition., Carlisle, PA: US Army War College.

專書譯著

- Thucydides, Donald Lateiner (Introduction), 2006. *The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trans. Richard Crawley, UK: Barnes & Noble.

專書論文

- Bartlett, Henry C, Holman, G. Paul & Somes, Timothy E., 2004. "The Art of Strategy and Force Planning," in Naval War College, eds., *Strategy and Force Planning*. Newport, RI: Naval War College, p. 19.
- Jablonsky, David, 2010. "Why Is Strategy Difficult?," in J. Boone Bartholomees ed., *Theory of War and Strategy*. Carlisle: US Army War College. p. 4.
- Keohane, Robert O. 2008. "Governance in a Partially Globalized World," Chap. 1 in Lisa Martin, ed., *Global Governance*. Burlington: Ashgate, p.1.
- Korten, David, 2008. "The Great Turning from Empire to Earth Community," in Scott R Sernau ed., *Contemporary Readings in Globalization*. Los Angeles: Pine Forge

Press.

期刊論文

- Horwath, Rich, 2006. "The Origin of Strategy," *Strategic Thinking Institute*, pp. 1-5. <https://www.strategyskills.com/Articles_Samples/origin_strategy.pdf>
- Till, Geoffrey Autumn, 2007. "New Directions in Maritime Strategy? Implications for the US Navy,"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Vol. 60, No. 4, pp. 29-43.

學位論文

- Harrell, Katherine M., 2009. *Mycenaean Ways of War: The Past, Politics, and Personhood*.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Broomhall, USA.

網際網路

- Allison, Graham, 2017/6/9. "The Thucydides Trap," *Foreign Policy*,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7/06/09/the-thucydides-trap/>>
- Biography.com Editors, 2015/10/15. "Hannibal Biography (c. 247 BCE-c. 183 BCE)," *Biography*, <<https://www.biography.com/military-figure/hannibal>>
- Cartwright, Mark, 2016/5/26. "First Punic War," *Ancient History Encyclopedia*, <https://www.ancient.eu/First_Punic_War/>
- Cartwright, Mark, 2016/5/29. "Second Punic War," *Ancient History Encyclopedia*, <https://www.ancient.eu/Second_Punic_War/>

- Cartwright, Mark, 2016/5/31. “Third Punic War,” *Ancient History Encyclopedia*, <https://www.ancient.eu/Third_Punic_War/>
- Hamilton, Robert, “Alexander the Great-the Persian Invasion,” *Midas Word*, <<http://www.midasword.com.au/ancient-history/alexander-the-great-the-persian-invasion/>>
- Kohn, Margaret & Reddy, Kavita, 2017. “Colonialism,”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Stanford, CA: Metaphysics Research Lab, Stanford University), p. 1, <<https://translate.google.com/translate?hl=zh-TW&sl=en&u=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colonialism/&prev=search>>
- Lendering, Jona, “Carthage,” *Livius.org*, <<https://www.livius.org/articles/place/carthage/>>
- Mark, Joshua J., 2011/4/28. “Julius Caesar,” *Ancient History Encyclopedia*, <https://www.ancient.eu/Julius_Caesar/>
- Mark, Joshua J. 2013/11/14. “Alexander the Great,” *Ancient History Encyclopedia*, <https://www.ancient.eu/Alexander_the_Great/>
- Santis, Marc G. De, “Alexander the Great and the Siege of Tyre,” *Warfare History Network*, <<https://warfarehistorynetwork.com/2015/12/29/alexander-the-great-and-the-siege-of-tyre/>>
- Simonin, Antoine, 2011/4/28. “Hellenistic Period,” *Ancient History Encyclopedia*, <https://www.ancient.eu/Hellenistic_Period/>
- Wasson, Donald L., 2014/7/31. “Philip II of Macedon,” *Ancient History Encyclopedia*, <https://www.ancient.eu/Philip_II_of_Macedon/>
- Wiener, M.H., “The Isles of Crete? The Minoan Thalassocracy Revisited,” *The Thera Foundation*, <<http://www.malcolmwienner.net/wp-content/uploads/2020/01/Isles-of-Crete.pdf>>